

焦點評析

伊斯蘭主義組織內的認同衝突： 阿拉伯之春後約旦哈希姆王國內的 穆斯林兄弟會分析¹

Conflicting Identities within An Islamist Organ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fter the Arab Spring

吉川卓朗 *Kikkawa Takuro*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學院教授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一、前言

阿拉伯之春運動最初起因於突尼西亞和埃及專制政體的瓦解，在阿拉伯之春運動期間，約旦哈希姆王國內追求政治自由與解放的風潮達到了歷史的高峰，亦使得約旦的王權面臨內部嚴峻的挑戰。約旦的阿拉伯之春運

¹ 本文內容曾發表於 2019 年 10 月 4 日由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主辦之「2019 年全球直接民主論壇」(2019 Global Forum on Modern Direct Democracy) 會議，會議主題「伊斯蘭世界與民主—伊斯蘭民主與政權安全：約旦哈希姆王國穆斯林兄弟會的個案研究」(Islamic World and Democracy— Islamic Democracy vs. Regime Security: A Case fro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本研究由日本學術振興會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 獎助，計畫編號：17K02058, 18KK0373, 19H04370。

動在 2011 年夏天達到巔峰，但不論是在組織規模或是參與人數上，約旦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皆不及區域內的其他國家。2016 年的政治普選是約旦阿拉伯之春運動最著名的例子，許多反對黨皆參與該次的選舉。

考量到民主化運動的式微是眾多因素之一，本研究聚焦於約旦穆斯林兄弟會（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Jordan, 亦即 MB 或 Jamā'a al-Ikhwān al-Muslimīn）在阿拉伯之春運動期間的政治作為，因為該組織是約旦最大的伊斯蘭主義者組織（Islamist organization），對於約旦政治而言具有象徵性的重要意義。此外，約旦穆斯林兄弟會和其所屬政治團體伊斯蘭行動陣線黨（The Islamic Action Front Party, 亦即 IAF 或 Ḥizb Jabha al-'Amal al-Islāmī）在阿拉伯之春之初便積極推動約旦民主化的運動，並組織反政府示威遊行，但相關的活動卻在幾年之後便逐漸式微，不僅街頭動員抗爭的規模縮小，亦自我噤聲對於約旦政府的批評，其箇中原因亦是本研究所欲進一步探究的。

本研究關注穆斯林兄弟會的內部因素，而非運用宏觀或是諸如：阿拉伯專制極權主義、社會運動理論等來解答問題。² 同時，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神權主義對於何謂理想民主政治的爭辯是否是出自穆斯林兄弟會內來自不同地位和社會背景領導人彼此之間的歧見也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二、穆斯林兄弟會內部的多元意見

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成立於 1946 年，是以開羅為主的國際穆斯林兄弟會運動的一個分支。穆斯林兄弟會在約旦成立的初期試圖避免與哈希姆

² The work by Jason Brownlee, Tareq Masoud, and Andrew Reynolds, eds. 2015, *The Arab Spring: Pathways of Repression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esilience of Jordanian authoritar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Jordanian social movements after 2011, see Mohammed Yaghi and Janine A. Clark, "Evolving Activism in a Divided Society," in Lina Khatib and Ellen Lust ed. 2014, *Taking to the Stree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 Activ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王權間的衝突，並透過建立慈善社群的方式來極大化組織的網絡，並以兄弟會的名義吸收主要來自社會下層階級的城市住民。穆斯林兄弟會的發展與大量巴勒斯坦難民湧入約旦城市地區所造成的人口結構改變是並行的。除了巴勒斯坦難民外，一些政治人物，如：公民行動者（civil activists）、阿拉伯民族主義者（Arab Nationalism），也加入了約旦穆斯林兄弟會的組織網絡，並試圖在 1960 年代和 1980 年代約旦實施戒嚴法期間建立一個既合法又安全的區域。³

具有多元身份認同的新成員加入穆斯林兄弟會後，使得組織的政治訴求呈現多元化的發展，並反映在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欲推動約旦伊斯蘭化、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復興、對帝國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發動聖戰的主要理念和目標上。⁴ 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在 2007 年的宣言中呼籲廢除約旦和以色列在 1994 年簽訂的和平條約，以及組織對於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諾。⁵ 然而，對於巴勒斯坦最終問題解決不可退讓的原則卻連帶促使組織內部溫和派和強硬派人士在 1994 年和平條約、巴勒斯坦問題和是否與約旦政府採取合作態度等議題產生激烈的爭辯，而組織內部的爭辯也導致自 1997 年起持續杯葛參與約旦國會普選的決議。2008 年強硬派人士在組織議會（shūrā council or majlis al-shūrā）所舉行的委員選舉中囊括了主要的席次和職務，新任的穆斯林兄弟會最高指導（Supreme Guide）胡滿·薩伊德·阿巴德（Humām Sa‘īd al-‘Abd）決定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將聯合推動反政府的運動。

伴隨著阿拉伯之春運動和對於民主的熱切渴望，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

³ 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約旦的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達到高峰，被約旦政府視為是政權安全的一大隱憂。詳見吉川卓郎，〈阿拉伯之春前後約旦軍事能量之再評價〉，《歐亞研究》，第 3 期，頁 93-104。

⁴ Kilani, Sa‘eda, Hani Hourani, Hamed Dabbas, and Taleb Awad, eds. 1993. *Islamic Action Front Party* (Amman: Al-Urdun Al-Jadid Research Center).

⁵ Islamic Action Front Party (IAF). 2007. *na‘m...al-Islām huwa al-ḥall* (Yes...Islam is the solution). Amman: Hizb Jabha al-‘Amal al-Islāmī.

蘭行動陣線黨（IAF）結合工會、學生、社會運動者和反對黨的勢力共同組織規模龐大的反政府運動。受制於反政府運動和民間強烈要求民主化的壓力，約旦政府最終不得不與反對派人士妥協，並承諾推動全面性的政治改革。阿布度拉國王（King ‘Abd Allāh）和政府部會首長在 2011 年 9 月與反對派人士和工會領袖針對政治改革舉行多次的會議，除了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外，大多數的反對派人士皆與政府達成妥協的協議。

阿拉伯之春後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拒絕加入政府所主導的政治改革顯示兩者與約旦政府間的鴻溝其實已日愈加深。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在強硬派人士的把持下在 2011 年舉行了反政府的示威遊行運動，並提出建立一個新約旦君主憲政（new constitutional monarchy）的訴求，⁶ 該一訴求將導致王室權力的限縮，並出現一個強大議會的政治結果，而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的強勢領導，亦同時促使勢力薄弱的溫和派人士出走。2012 年 10 月溫和派人士拉海爾·賈來巴（Rḥail Gharāiba）領導的團體宣布成立一個名為約旦國家建設倡議（Jordan Nation Building Initiative, 亦即 al-Mubādara al-Urdunīya lil-binā’）的新組織，該一組織又被稱為札姆札姆（Zamzam）。對於札姆札姆（Zamzam）的創立者而言，促使國家和社會間的對話是其主要政治訴求之一，但穆斯林兄弟會對於來自新組織札姆札姆（Zamzam）領導階層的主張卻是抱持著強烈反對的態度。

由於 2012 年的內部分裂，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宣布退出阿拉伯之春後的第一次約旦普選，而伊斯蘭行動陣線黨秘書長漢薩·阿巴斯·胡賽因·滿蘇爾（Ḥamza ‘Abbās Ḥusayn Manṣūr）對於杯葛 2013 年普選的言論明確表示了穆斯林兄弟會強硬派人士的立場：

⁶ *Al-Sabīl*, March 9, 2011.

現有的選舉法是不民主且背離全民共識的，同時也是受制於政府欲實踐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的結果。因此，現今的約旦議會不能為民族發聲，我們所主張的是一個符合約旦人民需求的新議會。⁷

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對於 2013 年普選的杯葛減損了自身對於約旦政治的話語權，亦同時限縮了對於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的影響力。

三、穆斯林兄弟會的式微

穆斯林兄弟會內部情勢的惡化不僅只出現於約旦，亦反映在國際層次上。2013 年埃及穆罕默德·穆爾西（Muḥammad Mursī）政權的下台對於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大打擊，因為穆爾西是埃及首位具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總統，其出身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穆斯林兄弟會譴責埃及軍方 2013 年的政變，並展現其對於穆爾西政府的支持。⁸ 此外，鑑於伊斯蘭國 2014 年 4 月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崛起，約旦議會再次確認了 2006 年通過的反恐怖主義法（Anti-Terrorism Law），並授權公共安全部門得以針對包含激進公開言論在內等任何激進行為進行干涉的權利，諷刺的是這個新的修正法案被約旦政府用來逮捕兄弟會最高指導委員會的副主席薩奇薩德·巴尼·阿敘德（Zakī Sa‘d Banī Arshīd），因其批評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宣布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為恐怖主義團體的非法地位，和穆斯林兄弟會使用社會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的相關作為。⁹

穆斯林兄弟會所遭遇的另一衝擊發生於 2015 年，前最高指導委員會成員阿布度·馬吉德·度奈巴特（‘Abd al-Majīd al-Dhunaybāt）和其成員在

⁷ 作者於 2013 年 9 月 13 日在伊斯蘭行動陣線黨（IAF）總部進行訪談。

⁸ See the MB's homepage. 7 July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khwan-jor.com/Portals/Content/?info=YVdROU16RXIPU1p6YjNWeVkyVTIVMIZpVUdGblpTWjBIWEJsUFRFbSt1.ikhwan>.

⁹ *Jordan Times*, 29 November 2014.

未與委員會進行商議的情況下就逕自向約旦政府提出欲將組織註冊成為政治團體的要求。雖然自 20 世紀中期開始穆斯林兄弟會已實際參與了許多的政治活動，但約旦的穆斯林兄弟會最初是註冊為慈善組織而非政治團體。約旦政府在 2015 年 3 月同意阿布度·馬吉德·度奈巴特（‘Abd al-Majīd al-Dhunaybāt）的申請案，加以新組織札姆札姆（Zamzam）在 2012 年出走所造成的衝擊，穆斯林兄弟會最後決議流放阿布度·馬吉德·度奈巴特（‘Abd al-Majīd al-Dhunaybāt）和其他十名的組織成員。¹⁰

2016 年 2 月，分裂的約旦穆斯林兄弟會宣布切斷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並強調內部議題的重要性，¹¹ 以及決定回歸約旦議會。然而，2016 年 4 月穆斯林兄弟會被約旦當局以非法使用安曼總部建築為名進行調查，並勒令其關閉總部。¹² 2016 年 8 月，出走的札姆札姆（Zamzam）成立國民議會黨（National Congress Party, Hizb al-M‘utamira al-Wāṭaniya）。¹³

四、結論

總結研究發現，本文認為穆斯林兄弟會成員間身份認同的衝突和重疊使其不易團結。2008 年後在地化和跨國家層次的認同問題，諸如：解放巴勒斯坦、廢除 1994 年的和平條約和對於阿拉伯、以色列事物的承諾，導致穆斯林兄弟會的短暫團結，並展開與約旦政府間的對抗。然而，穆斯林兄弟會內部的分裂和矛盾，以及原則的改變使得組織在 2016 年暫時性地放棄其跨國家的認同。諷刺的是，組織內部在衝突的情況下慶祝成立七十年之際，其政治的主張和訴求卻日欲受到外界關注。

責任編輯：劉冠彤

¹⁰ *Ra’y al-Yawm*, 18 March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raialyoum.com/?p=232346%3E>.

¹¹ *Haaretz*, 15 February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1.703577>.

¹² *Al-Jazīra*, 6 June 2016,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31zADX>.

¹³ *Al-Ghad*, 11 August 2016.